

No. 10863.

(Felix Schopenhauer).

Suppl. Läng. 11. Senilia.

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Schopenhauer, im April 1852

叔本华暮年之思

[德]叔本华 著
齐格飞 译



叔本华暮年之思

[德]叔本华 著
齐格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叔本华暮年之思/(德)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著;齐格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280-9

I. ①叔… II. ①叔… ②齐… III. ①叔本华
(Schopenhauer, Arthur 1788-1860)-文集 IV.
①B516.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3002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设计 陈楠

叔本华暮年之思

[德]叔本华 著 齐格飞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113,000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5280-9/B·1346
定价 45.00元

译者序

《叔本华暮年之思》收录了叔本华生前未公开的两部作品《老之境》与《自我拷问—沉思录》。这两部作品都是他直到去世前仍孜孜不倦地写作的“秘密”手稿，虽然字迹潦草难认，内容略显庞杂，但并不凌乱。之所以将这两部作品合成一本奉献给读者，是因为两者的撰写时间虽然重叠，但是在两种不同的写作意愿下，分别在两条互不干扰的思维主线上的思考和记录，由此可以窥见叔本华晚年依旧精力旺盛。在接待络绎不绝的仰慕者之余，他的脑海中的想法宛如大树生出的枝丫，他在每一根分叉上都辛苦耕耘。《老之境》与《自我拷问—沉思录》就是我们在这棵思想之树上摘下来的果实。

叔本华给一捆 200 页的手稿注上了一个拉丁文标题“Senilia”，其中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就有 150 页。Senilia 是

形容词 *senilis* 的中性复数形式，意思是“那些老的、上年纪的”。这是叔本华哲学思考的随笔和记录，是一点“老的、上了年纪的”想法，即《老之境》。另一本是以希腊文 *eis éautón* 命名的小册子，意为“面对自我”、“观察自我”。它的命运很坎坷，直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楚底本究竟有多少页。这是叔本华对自己的告白，一个活生生的、倔强的老头跃然纸上，即《自我拷问—沉思录》。

本书是依据胡布舍尔 (Arthur Hübscher, 1897—1985) 的 5 卷本手稿 (以下简称“胡氏手稿”) 翻译的。《老之境》是叔本华从 1852 年开始撰写的，其中每段话开头的左边 “[]” 内的数字表示在原手稿中的页码；而每段话上面的数字是胡布舍尔所加，表示在该版本中实际的序号，胡氏手稿一共收集了 108 条。《自我拷问—沉思录》选择从第 22 条起翻译，原因是从写作这一条的 1831 年起，叔本华开始隐居法兰克福。全书收录了 1831 年以后所写的 17 条随笔及 17 条箴言与座右铭。这两部作品被胡布舍尔编辑在第 4 卷中。后来，弗兰克·沃尔皮 (Franco Volpi, 1952—2009) 重新整理了一本《老之境》，把原来被叔本华涂抹和划去，甚至不清晰的地方，统统还原了回来。所以实际上还有一个新版的《老之境》，比读者看到

的这个译本的内容要多出许多，我希望有机会把沃尔皮的版本也翻译出来，这样读者可以两相比较，不失为一种乐趣。但沃尔皮的《自我拷问—沉思录》与胡氏手稿相同。

胡布舍尔倒颇具老派学者的风骨，兢兢业业地把一辈子都投入到浩繁的叔本华书稿的整理工作中（他死后长眠在了叔本华身旁）。下面请允许我把胡氏手稿第4卷的部分前言翻译出来，以帮助读者了解《老之境》手稿整理的来龙去脉。

那些老的、上年纪的想法

我们这个版本的《阿图尔·叔本华手稿》第4卷是收录叔本华手稿笔记的最后一辑，在此把《老之境》编列入内。《老之境》耗费了他8年的心血，从1852年4月动笔直到去世为止，全部记录在这本札记中。《老之境》的篇幅较前作都更短，仅包含了150页纸，内容短小精悍，密布着插入语、改动段落与替换语句——《老之境》似乎可以说是叔本华8年生命里的一小份收成。数年心血换来的这份收成，却播撒在了叔本华修订出版的各本著作里。1854年，《论自

然界中的意志》第2版（1854年8月写出前言，并修订与扩充）出版，这一年的晚些时候，论文《论视觉与颜色》修订与扩充的第2版（1854年11月写出前言）也问世了。1859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版出版，叔本华自1858年9月起，就着手修改这本著作，并大幅度地增添内容（1859年11月写出了前言）。这项工作相对耗时更长，因为叔本华把所有的手稿笔记重新仔细地审阅了一遍，期待找到能加进新版本中的东西。叔本华在编辑整理最后一本著作《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第2版时，为了扩充内容与修正错误，认为同样有必要把手中所有的手稿笔记都拿来梳理一番。1860年，在去世前的一个月，叔本华写出了《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前言。

假如把《老之境》里为各本著作草拟的前言都拿掉，那么这个遗稿新版本留给我们的材料便所剩无几了。叔本华此番又和从前一样，把许多拟就的前言都挪到了札记本里，方便每次提取搬用，统统塞到了《老之境》里。这些草拟好的东西，包括《论自然界中的意志》第2版前言（第14、17、19、28、35、

36—40、41—46、46 页^[1]）、《论视觉与颜色》第 2 版的简短前言（第 48 页）。第 57 页中的一些想法则放到了《最终导论》这一标题下。然后就是第 78 和第 83 页里构思了一个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 3 版所写的前言，第 147 页中对《伦理学》的前言做了大幅调整。第 138 和第 149 页里，还夹杂着为预想中的“全集”的前言所拟的一些句子。

但是，《老之境》依然有一个有别于其他手稿笔记的特点，其他的手稿内容依靠（叔本华作品中）现存各种引用所形成的网络，互相联结在了一起，而且和其他手稿本里的内容能够环环相扣。但是，与叔本华先前写就的《摘录》^[2]（“Spicilegia”）一样，这类引用也鲜见于《老之境》中。叔本华曾想把这两本书中多出的内容，都放到《附录和补遗》第 2 版中，只不过他生前没来得及实现。他一定是交代给了弗劳恩施塔特^[3]和后来的编纂者，让他们在他去世后问世的新版本（1862 年）中，在一个更庞大的框架之下，善

[1] 在胡布舍尔的版本中，《老之境》每段前左 [...] 内的页码，下同。——译者注

[2] 暂译为“摘录”。——译者注

[3] 尤里乌斯·弗劳恩施塔特（Julius Frauenstädt, 1813—1879），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晚年的拥护者和作品编纂者，与之私交甚笃。——译者注

用这些材料。在我们这个版本的第5卷与第6卷的附录^[1]里，有一些段落已经被证明就是从《老之境》和《摘录》里提取出来的。在上述那些卷的附录里，这些段落一目了然地排列在一起，紧接在一些相对而言短小精悍的段落之后，而这些小段落已经被摘录进了新版的《论自然界中的意志》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关于“论糟蹋语言”

《老之境》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尽管《老之境》中也掺杂了别的笔记内容，但从第89页开始直到结尾，却包含了许多段落，这些段落是为“论糟蹋语言”而写的：除去一些零星的残存笔录与简短的阐发，还有些更大篇幅的段落，其内容也是连贯相容的——但从手稿的整体协调性上说，这些段落之间不仅杂乱无章，更因为充斥着数不清的补充和修改，某些地方几乎让人眼睛疲劳得无法阅读。

[1] 应指胡氏手稿全集版。——译者注

叔本华很早便在思考如何正确使用语言。在 1820 年的旅行笔记里，有一段谈及如何精炼地表达语言：“蹩脚和学生气的缩字会被人们斥责：用 *Hirn* 替代 *Gehirn*，用 *Nachweis* 替代 *Nachweisung*……”《附录和补遗》第 2 卷第 23 章“论写作与文风”就各种光怪陆离的语言错讹现象，有过翔实的综述。在手稿本里同样的内容进一步得到了补充。《老之境》里第一批完成的相关段落，可以确定被收入在了第 23 章，后来的《附录和补遗》也在叔本华去世之后将之添加进去。叔本华在《老之境》第 100 页写过一篇续篇，明显是想要插入到第 23 章：“总而言之，就是为《论现代德语中的邪恶（可耻）胡诌》专门写的一章。”第 116 页中，叔本华构思完一个引导读者的段落之后，贴上了“本章起开始谈论无耻”^[1]的标题，第 118 页强调成“专论《普遍与无所不在的以竞赛为手段的针对德语的摧残》”，到了第 124 页最终修改成《章首》^[2]，大标题则是《论多年来对德语有遭手段的摧残》。但是叔本华没能来得及加工锤炼这一新的章节。

[1] 原文为拉丁文 *initium capitis de infamia*。——译者注

[2] 原文为 *initium capitis ad hoc*。——译者注

因之，所有在《老之境》里出现的就都只是些“建筑材料”了，但是其中隐含的诸多线索，都指向了有目的的布局与有规划的构筑活动，并且假如我们说《老之境》所包含的内容，本身就可以依据时间的先后顺序，纯粹还原成内容之间的相互叠加，那么，这本册子几乎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然而，任何尝试重现《老之境》体系的做法都会冒风险，要让一个被叔本华规划中的整体框架在一个更大的轮廓中显现出来。弗劳恩施塔特在叔本华的提示下，在1864年出版的《阿图尔·叔本华手稿》（莱比锡版）中，就尝试以这样的方式来重现叔本华的文风。他给《老之境》取了一个标题是《为“现代德语中的邪恶胡诌”一文预备的材料》。后一位编者爱德华·格里泽巴赫^[1]，循着弗劳恩施塔特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格里泽巴赫依据《老之境》第124页的内容，把标题定为《论多年来对德语有手段的摧残》（《阿图尔·叔本华手稿》，莱比锡1892年版，第118页），该版本仅在比较无关痛痒的细节上与弗劳恩施塔特的意见相左。格里泽巴赫

[1] 爱德华·格里泽巴赫（Eduard Grisebach, 1845—1906），德国外交家与文艺家，年轻时曾是叔本华的追随者。——译者注

在弗劳恩施塔特确立的分隔字母符号后面，加上了标注数码的段落，更改了段落标题，以更合理的方式调整了各段落之间的顺序。重要的是，他再次准确地核对了手稿，并据此修正与扩充了内容。格里泽巴赫的工作为后来的编纂者们奠定了一个有用的基础。他对材料加以分类，以及把无数小段落和残篇规整进更大的群组，弗朗茨·默克豪尔的版本忠实地保留了这一点（杜尔森，1926年，全集版第6卷），正如我在编纂这个版本时一样。不过这个版本在细节上仍有一些亟需改进的地方。格里泽巴赫的理解在很多地方都需要被纠正和完善，而调整某些分段之间的顺序也被证明是有必要的。默克豪尔开始给《老之境》的散落段落添加了页码，此举最终使人们只需要看一眼，就不会再有《老之境》是自成体系的错误念头了。因为仅凭《老之境》的“马赛克”特性，也就是叔本华思考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无法消融的不对称现象，以及许多重复和更改，都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把人们重建体系的念头打消。^[1]

[1] 胡氏手稿第4卷下，第VII—X页。——译者注

叔本华的秘密“沉思录”

严格说来,《自我拷问—沉思录》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为叔本华所著。叔本华晚年周围聚集着一群年轻的追随者,叔本华辞世一个月后,亚当·冯·多斯跟朋友提及叔本华生前写过一本很神秘的书:

1850年时跟我言之凿凿,他赋予那个笔记本极其神秘的价值。尤其他还说,这本小册子注定只能在他死后公之于世,我根据其他一些对小册子内容的暗示,可以揣测出这本小册子肯定包含了部分涉及他的个性与主观状态的东西,也肯定包含了部分东西,如果生前就示人的话,会在客观上让人觉得过于辛辣与刻薄。^[1]

据说叔本华去世之前,把这本神秘的小册子交给了自己的追随者格温纳^[2],另一位追随者弗劳恩施塔特(叔本华第1套全集编辑者)曾去信要这份文件,想要加进《附录和补

[1] 胡氏手稿第4卷下,第288页。——译者注

[2] 威廉·格温纳(Wilhelm Gwinner, 1825—1917),曾任法兰克福地区大法官,是叔本华的忘年交。——译者注

遗》中，但是格温纳这样回复：

《自我拷问—沉思录》不是什么有科学价值的手稿，只涉及一些私事，涉及一些他和别人的私人关系，掺杂了一些智慧准则和自己喜欢的名言警句……那本小册子总共就松散的 30 页纸，他交给我的时候还特别嘱咐，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愿，在他死后把这些都销毁掉。^[1]

弗劳恩施塔特没有相信他的话，威胁要公开这件事情。1862 年格温纳出版《叔本华其人其事》一书，书中一些段落的文笔像极了叔本华的文笔，弗劳恩施塔特更怀疑格温纳剽窃了叔本华的手稿。这件事导致了叔本华的好友间的对立，一部分人站在格温纳一边，承认曾听叔本华说过要销毁《自我拷问—沉思录》。

《叔本华其人其事》1878 年出版第 2 版时，格温纳又添加引用了一些叔本华的原话，这无疑间接地证明了他并没有如其所承诺的，已经把小册子销毁了。再后来有人干

[1] 胡氏手稿第 4 卷下，第 289 页。——译者注

脆从那本传记中把可疑的部分都找出来，还原成叔本华的《自我拷问—沉思录》一书。胡布舍尔在编纂 5 卷本手稿的时候，根据之前的还原成果，再次逐条核定，最后确定了总共 38 条“自我沉思”以及 17 条“箴言”，可信度极高。即便这样，与原稿相比，信息的丢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格里泽巴赫曾猜测，《自我拷问—沉思录》根本就不像格温纳说的只有 30 页，而是 80 页！

《自我拷问—沉思录》的原名以希腊文为标题，与奥勒留皇帝的《沉思录》(Τὰ εἰς ἑαυτόν) 几乎同名。沃尔皮据此在新编的《认识自我的艺术》(内容与胡布舍尔版相同) 中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哲人自省的传统，是通向智慧的第一步。但是，我却以为，叔本华的“沉思录”(“εἰς ἑαυτόν”) 的字里行间散发着对自己的懦弱、胆怯、神经质的坦诚与讽刺，乃至无奈，是一本回溯自我与挖苦自我的传记。在这点上倒更像是一本深剖内心的“忏悔录”。但是，如果说他只是在忏悔自己的性格与行为又未免过于牵强，他一生顽固坚持的想法与情绪，并没有在这本“忏悔录”中做出丝毫的妥协，也没有丝毫的悔悟。所以，我干脆将之译为《自我拷问—沉思录》。多数时候翻译遵循的原则都是精简准确而达意，但有时候冗长的对应，

甚至添加，反倒是更合适的做法，因为正如要描述这本神秘的小册子扑朔迷离的身世一样，简单的表达就显得草率与苍白了。

为了排版和阅读的便利，《箴言与座右铭》单列一篇。

书中几个概念与观点的解释

犹太神话学与基督教神话学

亦称“犹太有神论”。在《老之境》中，叔本华对待犹太教的态度与在两卷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显然不同。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基督教与他的哲学已经互相和解，但是《老之境》中充斥着对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批评和嘲讽。即便叔本华老了，也依然不满犹太有神论与基督教神话重合的部分，即《旧约》，而在他看来（参见《附录和补遗》中的“论宗教”）《新约》极有可能是借鉴东方宗教教义，与之融合而成的；至于基督教的本质，也就是基督教能够与他的哲学相适应的地方，同样也是古老的亚洲宗教（婆罗门教、佛教）优于希腊罗马哲学的地方，也就是通向解脱的道路。

古代欧洲，即使最具超越性（transzendent）的哲学家柏拉图（参见“论宗教”，杜尔森全集版，第5卷，第375页），也远没有发展出解脱世界的学说，基督教弥补了欧洲世界的这一精神缺陷（欧洲并不一定缺乏实践解脱者），但是基督教并不可以因此凌驾于所有亚洲宗教之上。叔本华直到死（1860年）都坚守这一观点（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亚洲卷入了殖民主义的狂潮中）。

《老之境》里出现了不少针对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源之一）与犹太人的贬低与蔑称，比如，*foetor judaicus* 就是赤裸裸的蔑视。但是，我请读者一定要考虑到彼时欧洲社会的背景。为了不让这样的历史文化差异产生不良影响，译文去掉了其中露骨的含义，读者如果觉得不满意，想要体会叔本华最真实的愤怒，那么，我必须提醒读者，叔本华并没有责怪犹太人，而是借用极端的词语来讽刺与藐视犹太神话学。

存在与存在

关于存在（Seyn/Sein）与存在（Dasein），叔本华并没有给出极其严格的定义，更不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